

夏承焘致謝玉岑
手札箋釋

◎ 沈迦 編撰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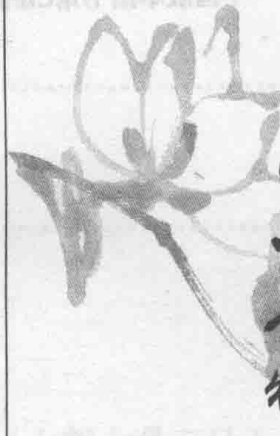


夏承焘致謝玉岑子孔箋釋

寅安人謝玉岑題



◎沈迦 編撰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 / 沈迦编撰. —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013-3874-0

I. 夏... II. 沈... III. 夏承焘 (1900~1986) — 书信集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1429号

书 名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

编 者 沈迦 编撰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 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3-3874-0

定 价 580.00元

序 言

钱璵之

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在常州老家整理旧物，发现在一小皮箱里，存有一束夏承焘先生给我大舅父谢玉岑的大批信札和手稿。这是经过近百年中两番浩劫（日寇侵华、“文化革命”）而幸存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料，是很值得珍视和提供研究的。为此，我曾写了几篇介绍性的文章，如：

（1）《一代词宗 十年书简——记夏承焘先生的72封手札》（原载《镇江师专学报》1986年第四期）

（2）《夏承焘致谢玉岑谈词手札》（原载南京师大《文教资料》，分上下两部分，刊于1987年第5、6两期。）

另外，我又曾为《中华词学》和《现代作家书信集珍》（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分别撰写：

（3）《夏承焘先生手札十四通》

（4）《夏承焘致谢玉岑》（二通）

我还把上述介绍选编进了《谢玉岑百年纪念集》（京华出版社），但我未能做到把这些手札及原件付梓并加以注释，俾可更广地鉴赏和研究。

现在我的心愿将由沈迦先生予以实现。我虽不认识沈迦先生，但通过谢建新（玉岑大舅之孙、谢伯子画廊主持人）得知他准备把这批手札全部影印，并作简注，正式出版。我既高兴这份“出土文

物”——前辈学人的精神遗产可以广泛流传与长久保存，更乐于让当代读者深入的学习与研究。我因此义不容辞地读了“简注”又不嫌辞费地作此“小引”。

我不认识夏承焘先生。我知道他是我大舅谢玉岑的毕生挚友，又与我祖父名山老人有文字之交，因此我一向爱读夏先生的诗文论著（如《天风阁诗集》、《夏承焘词集》、《瞿禅论词绝句》、《天风阁学词日记》以及《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欣赏》等），也反复研读过夏先生的这批书札，我从中获得不少对于词的创作与词学研究方面的影响，而尤其是作为词人兼学者的那种博学精思，寻书访友，不厌不倦，无怨无悔的态度，使我钦佩无尽。我近年在编写《常州词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时便征引了不少夏先生的论点，我也很理解他对“常州词派”的评价。这里且不来谈什么“然疑”得失的话，倒是想借他的一首《词坛新境》作为我“小引”的结语：

兰畹花间百辈词，

千年流派我然疑，

吟坛拭目看新境，

九域鸡声唱晓时。

二〇〇九年三月

前言

谢伯子画廊编印《谢玉岑百年纪念集》¹，蒙赐一册。在该集中，读到钱璫之先生所撰《记夏承焘先生的七十二封手札》²一文。今年已逾八旬的钱璫之先生是晚清江南大儒钱名山长孙，民国诗人、书家钱小山长子。钱谢两家有姻谊，他称谢玉岑为大舅。钱璫之早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外文系、南京大学中文系，受业于胡小石、唐圭璋诸先生，长于诗文，曾任常州教育学院副院长、《舫舟诗荟》主编，为常州德高望重的长者。在这篇写于一九八六年，当时为缅怀刚去世的夏承焘先生而作的文章里，钱璫之先生提到他手头还保存着夏承焘当年写给谢玉岑等人的七十二封信札。夏承焘为乡前辈，他的遗札自然引起我的关注。于是在去年夏天给谢伯子画廊负责人谢建新的一封邮件中，我向他提起此事，并希望有机会能看看这批已穿越八十年风雨的手迹。

夏承焘（1900-1986），字彊禅，晚号瞿髯，温州人，有“一代词宗”之誉，为我国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谢觐虞（1899-1935），字玉岑，号孤鸾，江苏常州人，民国著名词人、书画家。诗词造诣精深，亦擅骈文，书法以篆隶最工，钟鼎金文作品被誉为“可胜缶翁”。其文人画则被张大千推为“海内当推玉岑第一。”³

早岁从钱名山游，为名山长婿。其弟谢稚柳、妹谢月眉⁴、子谢伯子均为著名画家。

近年来，学人手札备受珍视，不论是夏承焘，还是谢玉岑，今人得其片纸，珍同球璧。现有成批的信札出现，我当时虽未看到，亦可掂量出它的分量来。

谢建新是谢伯子的长子，谢玉岑的长孙，近年来为整理、挖掘钱谢两家文史资料用力颇勤。谢建新收邮件后，即去问他表叔钱璫之关于这批信札的来龙去脉。钱先生经谢建新这一提，想起二十多年前的这桩旧事，于是把这批信札找出，连同他在一九八七年五月整理的手札释文手稿⁵，全部送给了谢建新。谢建新捧着这批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资料很激动。他后来在信中告我：“此事因你提起，我叔记起而赠我，还得谢你呀！”

谢建新随即将这批从未公开的手札拍成图片，并刻录成光盘，连同钱璫之注释手稿复印件，用特快专递从常州寄到上海给我。

打开电脑，一张张发黄的手札扑面而来。这批资料，虽经近八十年的风雨，今天竟然接近完整。据钱璫之先生说，“我家经过日寇侵华和‘文化革命’两次浩劫，庐舍文物一概荡然，而上述《手札》则系藏于舅家的一个破箱中，意外地得以保存。”“真可谓苍天有眼，文化之幸！”

这批手札共计七十三封，其中夏承焘致谢玉岑六十二封，致其他友人十一封（分别为致钱名山四封，致郑曼青、顾颉刚、胡小石、刘节、容庚、张孟劬、钱仲联各一封。）钱璫之先生当年整理时，仅为七十二封，现多出的一封是夏承焘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九日致钱名山的。

谢玉岑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去世，夏承焘在四月二十八日日记中这样写道：“理玉岑遗札，共百余通”。⁷根据交往双方一往一复的规律，由此可推算，夏承焘当年写给谢玉岑的书信大概也在百余通，约一倍于现可见的六十二封。不知另外一半的信件，今又在哪儿？

二

近一年多来，这批手札成为我暇时读物。稍闲时，便从电脑上调出一二封逐字阅读，并试着在钱璫之先生释文稿的基础上做些补充注释。

钱璫之先生释文稿《夏承焘致谢玉岑谈词手札》有近两万字，分一、二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参对《天风阁学词日记》，“写的时间完全可以肯定者”，⁸计释三十六封手札；第二部分“末尾所注年份均不详，而《天风阁学词日记》或则有残缺，或亦未明载，但均约在1927—1935年间”，⁹计释二十二封。这五十八封手札钱先生已将释文整理出来，并考证了其中三十六封信的写作时间。

钱先生的释文稿作于一九八七年，当时囿于资料之限，有些考证难以展开。我近年参考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夏承焘集》¹⁰第五册《天风阁学词日记》（二）¹¹及温州图书馆古籍部所藏之《书卷养寿室日记》（第六册）¹²等资料，同时结合札中关涉的历史事件、人物生平以及书札往来应答关系，将全部手札的写作日期做了重新的考证，并修订了钱先生文中的少许几处误考。

钱先生的释文为选释，其中节略的部分，这次亦试着全部释出。

夏承焘与谢玉岑的通信，实非寻常的通讯问候，其中有不少为交流词学研究之意见与看法，为便于非专业读者阅读，我也试着做了些

注释。

关于这批手札的内容及夏谢两人的深厚友谊，钱璠之先生在《记夏承焘先生的七十二封手札》已有详述，不需我赘言。谢玉岑在温州之经历及与夏承焘相识经过，亦可参见拙作《永嘉佳日——谢玉岑在温州的时光》。此两文，现均附录于本书之后。

不久前，吴晶抄录了夏承焘民国十四年的一则日记给我：“十月八日，晴。晚李孟楚介十中同事谢玉琴（武进人）来晤，并承邀饮福聚园酒楼，同坐有纯白、仲骞及严琴隐，啖莼菜味甚鲜，谈笑至九时方归。”“此大约是夏承焘与谢玉岑交往之始。”正在参与整理《夏承焘全集》的吴晶这样告我。

谢玉岑一九二五年三月廿六日抵温，在温州浙江第十中学执教仅一年，一九二六年春便束装回沪。他在温州，结识的最好朋友便是夏承焘。谢夏温州别后，十年间两人一直鱼雁不断。这批信札中最后的一封写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五日后谢玉岑因肺病在常州去世。享年仅三十七岁。

三

这批书信写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夏承焘、谢玉岑已于文坛崭露头角，他们当时结交及往来的师友多为文坛名家。常在信中出现的人物有朱祖谋、钱名山、金松岑、张尔田等名宿耆老，同辈友人中如龙榆生、张大千、顾颉刚、容庚、胡汀鹭、任二北等，亦多为名家。现今不大被人提及的赵叔雍、曹经沅、丁宁、唐玉虬等人，也可在此批信札中找到雪泥鸿爪。透过这些信札，我们可以窥见今日还云雾缥缈的民国文坛一角。

夏承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致谢玉岑的信中这样写道：“彊老之丧，榆生函来详述其家室伤心史，至可悲悼！遗著皆交榆生。弟准星期四（十四日）早晨往真茹暨南大学访榆生，兄如欲看彊老遗著，届时在榆生处相会。”此中所提之彊老即为名列“晚清四大词家”之列的朱祖谋，凭此记录，再参看夏承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日记¹³，可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见一代词家不为人知的家室伤心史。

“此间马一浮字极佳，弟嫌其人有习气，不去求。杭州学人书家皆少有。郁达夫虽弟旧同事，字不成字，可不必耳。”这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致谢玉岑信中的内容。当时谢玉岑已卧病不起，欲广罗当代学人词翰，以当枚生之发，并托夏承焘代为访求。夏承焘为慰好友，为他写了不少推荐信，但当说到马一浮与郁达夫时，却写下了如此的个人观感。这些很直接的个人评价，亦为我们解读名人提供一个有趣的视角。

与夏承焘同称词坛宗师的龙榆生在当时主编《词学季刊》，夏、谢都是该刊的主要作者，亦是他的词友。在这批信札中，可见不少与《词刊》有关的资料。当时学人如何相互提携，如何办同人刊物，从中可窥见一斑。其中一封信札还让我们知道，名闻遐迩的《词学季刊》，当年竟穷得付不起稿酬。

四

钱璫之先生为这批信札释文时，多将与温州有关的内容做了节略处理。其实对温州地方而言，这些内容是宝贵的文史资料。

夏承焘是温州人，而谢玉岑亦曾执教于温州浙江第十中学，因而他俩共同的朋友中，温州人不少。王亦文、李孟楚、李杲明、张幼

任、梅冷生、刘节等温籍学人在这批信中常被提及。一九二七年谢玉岑离开温州，转赴上海南洋中学执教。温州籍书画家张光、马孟容、马公愚、郑曼青、方介堪等人当时亦活跃于上海画坛。因此，这批手札提供了这些“同里诸子”相互交往的丰富材料。

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致谢玉岑的信中，夏承焘积极地为

学生陈适谋事：“兹有小涣，敝乡学生陈适卒業九中，后考入复旦大学正科，肄业半载。醅醅好学，为敝乡后来之秀。而遭家多难不能竟其学。贵校藏书极富，弟拟恳兄为觅一栖止，月入三十即足敷衍。

（教务处、训导处、助理等位置皆可。）俾得稍稍博览，期有所成。吾兄爱才，当与我想提携之。（陈生写聚珍体字极工，弟不欲其埋没为抄胥书生耳。）陈生为弟得意学生，以此奉涣，幸时时为我留意，切切。”一九三〇年初，他又几次在信中向谢玉岑提起此事。这位陈适是温州乐清人，当时在严州九中读初三，师事夏承焘先生。在王亦文、夏承焘等人的提携下，陈适后来终成大器。他著有《人间杂记》、《离骚研究》、《瓯海儿歌》等书及《谈永嘉昆剧生旦的表演艺术》的论文。近年乐清有识之士已编辑出版《陈适文存》。手札中材料可为《文存》来年修订提供新的史料。

除温籍学人外，民国时曾留寓温州，并为温州地方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林铁尊、符璋、曹民甫等人的行迹，亦常见于这批信札。特别是对符璋的记录尤为详细：

“符公宜黄人，前清服官江西及敝省有年，鼎革时适在敝乡瑞安知县任，寓敝地近廿载，年七十有五矣。犹矍铄，健谈如壮年也。

（先德雪樵先生与谭复堂交好）”¹⁴

“符笑拈先生已于双十节作古，年七十七。日前有赶来，闻其身

后甚萧条，著述未刻者尚有四五种。晚生十月三号方去一书问字，竟不及入览矣。先生如有挽章，请寄温州府城隍巷七十二号符宅。”¹⁵

民国温州地方文化，近年随着《温州文献丛书》的陆续出版，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这批信札披露的地方文史线索，应能为温州文化的进一步发掘，提供相当有价值的补充。

五

最后，还想说明一点的是，夏承焘不仅是著名的词人、学者，而且堪称第一流的书法家。中国书法作为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体，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夏承焘青少年时有过系统的书法技术训练，成年后虽专心于学问，但少时打下的扎实基本功，经过后来学问的滋养，成就了他富有个性、书风鲜明的书体风格¹⁶。特别是其行草书，以拙笔写天真，已臻化境。他和同时代的马一浮、谢无量、鲁迅等一样，虽无意做书家，却成为第一流书法家，堪称中国近现代学者型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批手札原件是欣赏夏承焘书法艺术的绝佳范本。手札虽非精心布局的书法作品，但正是因了当时信手拈来、点笔而成的特点，反倒显出书者的真貌与个性。此批信札中的任何一页，不论是用笔，还是章法，都可称书法佳构。

同时这批手札因自然延续七、八年，亦可为研究夏承焘书风演变过程提供第一手材料。我们希望有人能专门研究夏承焘的书法艺术，并期待他的书法作品集早日结集出版。

由于至今未有夏氏书法专集，同时又随着夏承焘名声日隆，近年在网上及各种拍卖会上，屡见冒他之名的书法作品，以赝充真。因此

这批手札的公开，可能亦将为收藏爱好者辨识真伪提供助益。这定是夏承焘、谢玉岑当年没有想到的。

六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以影印手札原貌为主，附以“时间”、“署款”、“用笺”、“夏记”、“钱记”、“今按”、“释文”及“注释”等辅助内容。

全书编排以通讯时间为序。

夏承焘在信末的署款大多以阳历计年月日，亦偶有以阴历纪者。笔者已在“时间”中统一将其换算为阳历。

“夏记”，为夏承焘在日记中自己对该封信札的记录。

“钱记”，为钱锺之先生在《夏承焘致谢玉岑谈词手札》一文中对该封信札的记录。笔者的工作，是在钱先生的基础上完成的。

“今按”，是笔者在笺释时的一点感想，或记录考释经历，或摘录夏谢相关文献，仅供读者参考。

“释文”，为该封信札的全文释文。原札行文无标点，不分段。为醒目起见，已由笔者断句标点，并依据内容划分为自然段。原札中夹行小注，今加圆括号排在相关正文后。原札天地头补注、追记，则视文气做了相应处理，或并入正文，或附在札后。

原札为繁体字，释文时改为简体字。为保存历史文献价值，原札中的通用、假借、异体字，概仍依旧。文中明显误字，径改，并加（）；少许衍文，加[]表示；个别辨识不清的字，则以□代，以昭审慎，并期方家指教。

“注释”，试对该封信札中的相关典故、人名、地名、书名做点

补充注释的工作。

沈迦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四日下午于温哥华Dunbar寓斋

二〇一〇年五月三日改定于上海秋水云庐

注释：

- 1.《谢玉岑百年纪念集》，谢伯子画廊编，2001年。
- 2.《记夏承焘先生的七十二封手札》，《谢玉岑百年纪念集》，谢伯子画廊编，2001年，页80。该文曾刊于《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 3.包立民《张大千与谢玉岑》一文（原载《张大千艺术圈》，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中，提到张大千的评价：“外行画海内当推玉岑第一。”所谓外行画，泛指文人画。
- 4.谢月眉(1906—1998)，名卷若，江苏常州人。擅绘画，所作花鸟，上追宋元，下匹南田老人，秀逸清雅，兼而有之。兄玉岑，弟稚柳，侄伯子均工画。一门俊秀，为艺林推重。
- 5.《夏承焘致谢玉岑谈词手札》（上、下）分别刊于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87年第5、6期。
- 6.《记夏承焘先生的七十二封手札》，《谢玉岑百年纪念集》，谢伯子画廊编，2001年，页81。
- 7.《夏承焘集》，第五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381。
- 8.《夏承焘致谢玉岑谈词手札》，钱锺之，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87年第5期。

||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 ||

9.《夏承焘致谢玉岑谈词手札》(续),钱璈之,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87年第6期。

10.《夏承焘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11.该册日记起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日,迄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中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日记缺。该册日记基本覆盖此批手札的通讯日期。

12.温州图书馆古籍部珍藏夏承焘未刊日记五册,友方韶毅曾将它翻拍,制作了两部影印本,并赠一部予我。其中的《书卷养寿室日记》(第六册),起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迄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九日。

13.夏承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日记:接榆生复,示彊村先生临歿事甚悉……彊老终身憾事,即为夫妇不睦。周梦坡谓其夫人悍妒异常,病中亦不敢令见。直至死别,宿怨或消。本有一子,年三十余,以娶妇不贤,又不见爱于母,发狂疾以终(民国初)。一孙亦不育。夫人、媳妇,竟分居三处。现有一嗣子年十七、八。夫人、媳妇皆不肯承认。绝笔词“牛衣”等句指此也。彊村晚年恃鬻书、题主为活,病中尚出题主二次,感冒风寒,遂致增剧,伤已(遗产不及二万,尚须做三股份)!(《夏承焘集》,第五册,页266)

14.夏承焘致钱名山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信。

15.夏承焘致钱名山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廿三日信。

16.据夏承焘内侄、温籍书画家吴思雷记载:在书法方面,夏公从1929年就已开始学习,他先从篆及行草入手,再学大字《文殊经》,另外像《千字文》、唐孙过庭《书谱》和怀仁集王字《圣教序》等曾认真临写过。嗣后,他与先君鹭山公对于明人黄石斋(道周)、近人沈寐叟(曾植)和马一浮的书法颇感兴趣,于是就着意临写石斋的《榕坛问业》、《孝经》、逸诗手写本和《王忠文祠记》诸帖和笔致超逸的“马书”。唯日孜孜,先求形似再进为神似。书法名家余越园(绍宋)先生曾赞赏夏公所临石斋手札,并指点道:“石斋从索靖、皇象、钟繇及《十七帖》出,与索靖《月仪帖》尤近,当博观以探其源。”往后,夏公就追本溯源去学,并且博取众长使自己的书法有了更深的根柢。(《一代词宗夏承焘轶闻》,吴思雷编撰,自印本,页168)

目 录

序..... (钱璵之) 1

前言 1

一九二七年

- 一、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日) 1
- 二、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九日) 7
- 三、(附)夏承焘致钱名山 (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九日) 19
- 四、(附)夏承焘致钱名山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 26
- 五、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 36
- 六、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44
- 七、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48
- 八、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52
- 九、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一日) 61

一九二八年

- 十、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 68
- 十一、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八年三月九日) 71
- 十二、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八年四月廿三日) 78

十三、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	85
十四、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	90
十五、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八年十月廿九日)	97
十六、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六日)	104

一九二九年

十七、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九年六、七月间)	107
十八、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	111
十九、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	118
二十、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九年十月廿六日)	123
二十一、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	132
二十二、(附)夏承焘致钱名山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廿三日)	135
二十三、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139
二十四、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廿三日)	147
二十五、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卅日)	150

一九三〇年

二十六、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三日)	154
二十七、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三日)	160
二十八、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三〇年四月廿七日)	164
二十九、(附)夏承焘致钱名山	(一九三〇年四月廿七日)	167
三十、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三〇年五月廿七日)	171
三十一、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三〇年秋)	176
三十二、夏承焘致谢玉岑	(一九三〇年十月六日)	181